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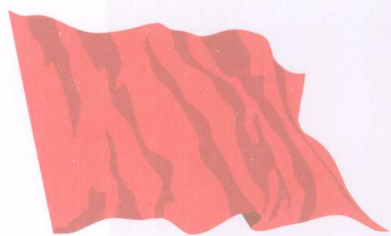


少年红色经典 SHAONIAN HONGSE JINGDIAN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江姐

杨益言 / 著



少年红色经典

杨益言 / 著

江姐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姐/杨益言著. —2版.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08.8

(少年红色经典)

ISBN 978-7-5391-4212-8

I.江... II.杨... III.儿童文学-革命故事-中国-当代 IV.I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88232号

江姐 / 杨益言 著

策 划 张秋林

责任编辑 魏钢强 彭学军

责任校对 杨 洁

装帧设计 魏钢强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4年9月第1版 2008年8月第2版

2008年8月第5次印刷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4.5

插 页 2

字 数 79.5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4212-8

定 价 8.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6524997

作者简介

杨益言(1925—),作家,四川武胜人。1944年考入同济大学,1948年因参与学潮被开除。同年8月在重庆被捕,囚禁于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结识了江姐等一大批被关押的共产党人,下决心如能活着出去,“一定要把这些中华民族精英可歌可泣的故事告诉后人”。建国后,与集中营的幸存者中共地下党员罗广斌一道,将先烈们的斗争事迹加以集中、提炼和艺术升华,创作了小说《红岩》。

再版前言

“少年红色经典”丛书共二十册,分“文学故事”和“英雄故事”两个系列。前者为原创的文学作品,后者多为纪实的人物传记。作品中的英雄,不管是艺术形象还是生活原型,都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崇拜和追慕的偶像。英雄的壮举影响了几代人,成为人们的精神支柱和行为典范。

丛书主要选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争时期最具影响的英雄人物的故事,和相关题材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中,革命人民的大智大勇得到了充分展示,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历史意识得到了有力张扬。在这些作品中,人物个性鲜明,感情单纯强烈,情节清晰明了,冲突紧张激烈,语言生动朴实,风格健康明朗,结局总是正义战胜邪恶,人物的命运总是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这些作品往往有真实的历史为依托,作者大都有扎实的生活体

验,有饱满的创作激情,有深厚的写作功力,加之未被商品市场之风沾染和浸润的严肃的创作态度,使作品在今天看来仍清新可读。作品鲜明的时代特点和符合大众欣赏习惯的浓郁的民族风格,显示出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教化和审美作用。作品刻画英雄形象,已经成为“几代人对革命传统从神往、认可直到孜孜追求的审美路标”。从这个意义上说,称其为“红色经典”丝毫不为过。

丛书 2004 年出版,同年入选中宣部等九部委“知识工程——中华全民读书活动”推荐书目,2005 年起入选文化部、财政部送书下乡工程政府采购书目,2006 年列入新闻出版总署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85 周年重点图书选题,2007 年列入总署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80 周年重点图书选题。

正值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我们再版这套丛书,让享受着改革开放成果幸福成长的少年读者了解历史、亲近英雄、思考责任,继续高扬革命传统的大旗;并以此向即将到来的伟大祖国的六十华诞献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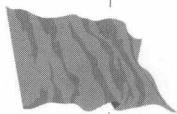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二〇〇八年七月

目 录

她的家	5
她童年时的路	8
孤儿院小学的跳班生	12
她的好同学何理立	15
丁老师	17
希望	23
她的革命引路人	27
新市区区委委员	34
江姐	39
“彭太太”	42
意外	47
独立作战	51
大学生活	54
暴风雨	57
第二条战线	60

挺进报	66
联络员	70
“江姐,你为什么呀?”	76
“江姐,你想到哪儿去了?”	80
突变	85
“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的”	90
黑牢歌声	97
风风雨雨	102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	108
曙光	112
新天地	118
难题	123
决策	130
送别	133
胜利和牺牲同时来临的时刻	138



她的家

江姐的真名叫江竹筠，她的老家在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朱家沟。

那是一片丘陵起伏不平的地方。山峦重叠，树林茂密，景色秀丽。清清的溪水穿过弯弯曲曲的竹林，日夜不停地流向远方。江竹筠就出生在朱家沟的两间破旧草屋里。

她的父亲名叫江上林，她的母亲名叫李舜华。江上林是个不爱劳动、到处东游西逛、游手好闲的人。她和李舜华结婚后不久，就离开自流井，流浪到了重庆等地。他一会儿就又要变换一种职业，但他在哪里也呆不了多久，就又要奔走他方。他三五年才回家一次，住不多久，就又走了。江竹筠从记事的时候起，就只知道是跟着妈妈李舜华长大的。

李舜华的父亲名叫李焕章，是个木工，住在距朱家沟不远的关刀石。李焕章家有八个儿女，木工的收入很难养活这么多儿女，他们家的孩子不论年纪大小，从小就都得为生活奔波，有的沿街去叫卖“麻糖杆”，有的则去捡烂

菜、拾煤炭花,来勉强维持全家人的生活。

李舜华生于一八九五年,那是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中国,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年代。随着外强的入侵,洋人已来自流井修建教堂,传播基督教。因李焕章替教堂做工,十分老实勤恳,得到教堂主持人赏识,被留在教堂打杂、看门,生活状况好了一些,才使李家的子女有了读书的机会。但李舜华也只是读了两年书,不到十八岁,她父母就将她嫁到江家去了。

江竹筠两岁时,妈妈又生了个弟弟江正榜。她妈妈独自一人抚养着她姐弟俩,生活是极艰难的。小时候,她就得学着带弟弟玩。几岁以后,就跟着妈妈到田野上去打猪草、拣粮食,回家就帮妈妈烧火煮饭、煮猪食。

再大一些了,看见别人家的孩子上学,江竹筠也想上学,可是她看见妈妈那么辛苦,就总想帮妈妈做点什么。

只有到她外婆家去的时候,江竹筠才有了一点见世面的机会。外婆和幺姨都喜欢她这个眼睛大大的、不大讲话的小姑娘。幺姨上过教会办的小学,知道清代末年、民国初年的许多故事,她就喜欢听幺姨讲那许多小故事。幺姨也常爱带她上街去玩,使她看到了街头上许多奇奇怪怪的事,总想向幺姨询问,而幺姨也总是说不透彻。这些事真是多极了,她总是不明白:一个肥壮的白皮肤外国人,为什么要由四个瘦弱的中国人用轿子抬着,气喘吁吁地在街上飞跑?沿街都是面带饥色、骨瘦如柴的叫化子,为什么街上竟

有那么多鸦片烟馆、赌博摊子？……

江竹筠愿上街玩，但每一次留在她心底的，竟是这样一些自己难以解答的问号。

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日出生的她，在外婆家玩耍时才不过七八岁，她当然不可能知道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普遍情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无尽的压迫和掠夺，国内封建军阀连年不已的混战，所有这一切造成的负担，全部转嫁到了人民头上，除了强征的夫役、壮丁之外，赋税一加再加，老百姓一年得向当局缴纳几年的赋税……

江竹筠八岁那年，自贡一带遇上了罕见的大旱灾。土地干裂成了一块块的，田里的禾苗被火辣辣的太阳晒成了焦黑的一片枯柴。种在土里的红苕苗、高粱苗，越长越小，最后也变成一片焦黑的柴草。到处没有吃的，到处饿死人。

李舜华抬眼望着干旱的天，低头凝视着干枯的土地，搂着竹筠和她弟弟，真不知这世上哪里有他们的生路？！

一些人拄着拐杖，捧着辘辘的饥肠，到远方投亲去了。

江竹筠的外婆早已离开关刀石，搬到重庆三舅李义铭家去住。外婆也曾来信，叫他们去重庆。

三舅李义铭家会收留她们这家穷亲戚吗？重庆那个地方还会有别的生路吗？李舜华不知道，但她没有别的办法了，只得拖着一双儿女举家出走，离别朱家沟，向遥远的长江边上的大城市重庆走去。



她童年时的路

江竹筠跟着妈妈,带着弟弟,拖着疲惫不堪的瘦弱身体,到了重庆,找到了三舅的家,也见到外婆了。

外婆见到他们,高兴地流出了眼泪。江竹筠觉得,外婆还是疼爱自己的,但她同时却又觉得,三舅的家不是外婆的家,是三舅和三舅母的家,在这个家里,外婆还得听三舅和三舅母吩咐。三舅和三舅母像是另一家人,他们是有钱有势的另一种人,他们把他们母子的突然到来当作一种包袱;要不是外婆庇护着,他们母子早被三舅逐出门外去了。

三舅李义铭是李焕章几个子女中最机灵的一个。他靠着父亲李焕章替教会诚恳服务,得到教会的赞助,才不再在家乡做小生意,而是上了学。从小学一直读到大学,成为华西大学第一届的毕业生。

在华西大学,李义铭是个很勤奋的学生,他的学业成绩也是很好的。正因为这样,他从华西大学毕业后,就在重庆谋取到了一个极好的职业:在教会办的宽仁医院当上了

医生。

基督教里有这样两派主张和人物，一派叫社会福音派，一派叫灵修派。社会福音派强调办社会福利事业来扩大教会的实力和影响，如开办医院、学校、青年会等。李义铭就是靠着社会福音派上学、当上医生的。但当上医生以后，他却又发现有可能使自己争取到更加美好的前程：那时重庆西医甚少，西医对外伤的疗效明显；加之，正值军阀连年混战不已，各派军阀势力受伤的官佐来重庆就医的人不少，医治外伤的生意十分兴隆。他如果不在宽仁医院干，而在外面自行开业行医，他每月的收入肯定远比医院的六十块银元多得多。但按照教会规定，李义铭要离开宽仁医院自行开业，就必须向教会偿还学习费。他偿还了学习费，随后以他华西大学高才生、宽仁医院医生的招牌，和刘湘系军阀在重庆的当权人物相勾结，在小什字开设了义林医院。接着，又以“田园会”基金的名义，将观音岩下的一大片土地夺到了手。李义铭在观音岩依山修建了一座义林医院，后来又利用观音岩下那一大片荒地搞起了房地产生意。随着重庆城市建设的发展，地价猛升，李义铭更是一年不同一年。发了大财的李义铭，慢慢地，也就不再行医，而总是盘算着：怎样利用他人，为他进一步发财效力。

江竹筠的妈妈，也看出了李义铭这个变化。只是因为外婆年老多病，需要他们母女照顾，才勉强住在三舅家。尽管舅母有时甚至在吃饭时也随意发火，将江竹筠的碗筷突

然抢去，江竹筠的妈妈也只好忍着。

过了两年，外婆去世了。李舜华便去东水门，租了间房，搬到那里居住，靠针线活过日子。恰巧，江上林在蜀通轮船公司一条船上找到了工作。可以多少给家里一点帮助，让十岁的江竹筠和八岁的弟弟就近上小学读书。不幸的是，他们就只上了半年多，蜀通轮船公司破产，父亲失业，独自回家乡去了，他们姐弟二人，就很难再继续上学。

李舜华四处托人，在南岸大同袜厂找到了工作。大同袜厂有童工，江竹筠知道妈妈一人做工养不活三人，为了让弟弟能继续上学，她便跟妈妈一道去袜厂做工。她们母女将弟弟送进孤儿院读小学。

江竹筠十岁了，但她身体矮小，还没机器高呢！厂里特地为她准备了一只高脚凳。江竹筠从小就有爱劳动的习惯，从不怕苦怕累。她手眼灵巧，很快就掌握了织袜的操作技能，产量质量都不比成年工人差。但她从厂里能领回来的工钱，还只能是一份童工的微薄工资。

江竹筠做了两年童工。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她年纪毕竟太小，身体拖垮了。弟弟又在孤儿院病了。妈妈不想让江竹筠干了，回家照顾弟弟，老板却算计着她是童工，工资低，工效和成年工一样，就不愿她退工，说要退母女一齐退。不巧的是，妈妈患了重病，母女只得从袜厂退了回来。十二岁的江竹筠，这时不仅要替妈妈治病，还要照顾生病的弟弟。

江竹筠这时候也真难啊！幸好，妈妈的病终于渐渐好了些。但，将来又该怎么办？她只觉得，眼前是一片黑暗。

忽然，在江竹筠眼前闪现出了一点光亮。她想不到，这点光亮竟是从她三舅家闪现出来的。

原来，三舅家已迁去观音岩的新房子，他的小儿子需要人管教、照看。那年头，重庆还没有托儿所，有钱人家时兴请家庭教师管教自己的孩子。精于盘算的三舅和舅母立刻就想到了：如果让粗识文字、又会料理家务的李舜华去他家照看、教育小儿子，让江竹筠姐弟去孤儿院上学，他们不是可以不花一分钱，就雇到一个可靠的家庭教师和保姆了吗？因为，他们明白：凭着他们和教会多年的关系，他们尽可以让姐弟俩去孤儿院免费上学。而且，他们和李舜华毕竟是至亲，他这样做，在社会上不是还会博得一片好名声吗？

李舜华也知道李义铭的这番心思。但她想到江竹筠姐弟，想到江竹筠看见别人家孩子背着书包上学时那副羡慕不已的神态，她抚摸着自已幼小儿女的头顶，不禁慨然允诺道：

“只要能让她姐弟上学，我还说什么呢？何况，我们这么亲！”

江竹筠也不禁高兴地对弟弟说道：“我们又要上学了！为了妈妈，我们可要好好学呀！”



孤儿院小学的跳班生

江竹筠就要到孤儿院小学读书去了。

江竹筠心里高兴,妈妈心里也高兴。妈妈把一身洗得干干净净、折叠得平平展展的蓝布衣服拿出来,一边递给江竹筠,让她穿在身上,一边笑着对她嘱咐道:“你就要上学去了。学校就在观音岩坎下。地方不远,来去方便。我知道,你会用功学习的,我不担心。不过,你是姐姐呀,弟弟跟着你去上学,你可要多照顾他一点才是。”

江竹筠一边穿衣服,一边却想起许多往事。她不愿妈妈看出她在想那些令人心酸的往事,把脸转向了一边……

那是山城重庆一个少有的晴朗的日子。她小心翼翼地将饭桌上的碗、筷、碟、汤瓢一一摆好。又帮着妈妈将一盘盘菜、一碗碗饭在每个餐位上放好。妈妈满意地对她看了看,她就觉得自己可以回到厨房去吃饭了。却想不到,她盛了一碗饭给妈妈,又给自己盛了一碗饭,就听见坐在饭桌上的三舅母在叫她。她放下饭碗,抬眼就看见三舅母不知

为什么竟黑着一张脸，忽地将筷子在桌沿上敲了一下，口里吐出了两个字：“茶呢？”

江竹筠立刻起身，将茶杯给三舅母送去。然后，就又回到厨房，端起饭碗吃饭。

窗外，传来一阵青少年的欢笑声和轻快的脚步声。这正是学校放学的时候。她明白，窗外的欢声笑语，正是那些有幸在学校读书的学生发出来的。

江竹筠手上捧着饭碗，却忍不住站在厨房墙边的石梯上向窗外看去。她一眼就瞥见了那一群群使她羡慕的提着、背着书包的学生，跑着，跳着，正从街边走过。

她就只这么看了一眼！却不料一只有力的手突然将她从石梯上推了下来，她正担心手上捧着的碗可能由此会被摔破时，却不料碗已被夺去，“哐当”一声被扔在了灶台上。

“你看，你看什么？！成天就盯人家的书包，你未必还有上学那福分！谁还给你饭吃！”

三舅母抢了她的饭碗，又对着她和她妈妈、三舅吼了起来。

她不想让妈妈难堪。不给饭吃，就不吃！她没有哭，也没有讲话，将手中的筷子扔在灶台上，大步走出门外。

.....

跟妈妈搬去东水门那年，道门口小学新学期就要开始了，同学们在家长的带领下，正高兴地在校门口报名、缴学费、领课本。在这里念了半年的小竹筠也来了，但她是独自